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 天空线下

张北海 著

I267.1/181

2007

张北海 著

# 天空线下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天空线下/张北海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ISBN 978-7-208-07395-1

- I. 天… II. 张…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46742 号

**出品人 施宏俊**

**策划编辑 邵艳美**

**责任编辑 刘志凌**

**装帧设计 陆智昌**



世纪文景

---

**天空线下**

张北海 著

---

**出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出品** 世纪出版集团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 55 号 4 层)

**发行**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

**印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张** 9.125

**插页** 2

**字数** 191,000

**版次** 2007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 200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07395-1/I · 468

**定价** 25.00 元

---

## 自序

十七世纪初（明天启年间），荷兰在曼哈顿建立交易站，经过稍后的英国殖民，再之后的美国独立，纽约至今快四百年了。

四百年历史，四百年变迁，四百年故事。

不难想像，有关纽约的论著，总有上万种。这是一代又一代写作  
者长久而持续努力的结果。丰富的纽约城市学，好比百川入海而形成  
的一片汪洋。我人在纽约，也在向此一汪洋注入我的一滴水。而以中  
文写作，或应称之为我的一滴“汉水”。

这里分三集收编的百余篇文章，选自我近三十几年来为港台报  
刊撰写的专栏和特约稿。现在之所以能够和内地读者见面，应该感谢  
世纪文景对这些旧作的重视。

世纪文景还出过我的另一本书，但那是设在一个早已消失的特  
定历史背景下的虚构小说。这三本非小说，则没有任何奢侈去幻想。  
里面的故事，是作者生活周围的现实。

跨越这虚构和现实的两个世界，是作者走过的两个时代，两个文化，和那八千里路云和月。

认识一个城市不容易。从陌生到不陌生，需要一段时间和努力，可能还需要一点机缘。我的前半生一直没有一个永久地址，单从我中年以前之四处居留，即可看出少许端倪——北京，天津，重庆，台北，洛杉矶，圣塔莫尼卡……

这不断迁居的结果是，我既没有时间，也没有意识（且不提有欠成熟），也没有机缘，去真正了解我曾居住过的一个个大城小镇。

直到一九七二年，我因工作定居纽约，才算是有点时间，或有点机缘，去比较认真地看这曼哈顿天空线下的世界，并开始写作。

但是这些叙述，除了如书名所显示的广泛主题之外，很难说有一个固定方向，几乎全在随着作者个人兴趣漫游。自我安慰的话，这或许可以算是乱中之序。现只希望，我的兴趣能够引起你们的兴趣。

二〇〇七，纽约

# 目录

啊！《星期天时报》	1
“少女型”女人成熟了？	14
一条贯穿几个文化的大道	18
大道：之行也，天下惟一	26
有它也不是，没有它也不是	32
摇滚与革命	38
美国国债	45
良心基金	49
——天真？（是的）内疚？（肯定）可爱？（哈！）	
的士出租计程车	53
大中央	58
三 K 党	62
八七外史	69

一分钱的故事	76
从土中来，到土中去	81
讣闻	85
一个美国现象	89
又一个美国现象	94
金三角	100
纽约陆标保存委员会	114
还记得九一吗？	124
——健忘，你的名字是人	
独特天空线	130
窗外的大钟	133
决定，决定，决定……	137
“九十”是什么“年代”？	142
七十年代的美国	147
第十三代	158
面额2元的美钞（及其他）	162
六月的血、汗和泪	165
垃圾政治垃圾史	171
美国汽车一百年	180
世界交叉口	185
跪式公交车	191
再见，马里欧！	195
大苹果	199
后卫之战？	203

纽约树木	207
五分一毛杂货店	210
“212”还能刁多久？	215
因此，我们才有了今天的纽约	218
美国制造	222
美国书	226
物换星移	230
重画纽约天空线	233
B-52	239
一条漫长曲折的路 ——世贸重建：一些问答，一些感想	245
自由之塔第一石	265
帆布球鞋 ——从昨日之古到今日之酷	274

编者后记

## 啊！《星期天时报》

当我现在提笔写这篇东西的时候，我刚刚花了十四个钟头零十五分，喝了一打零两罐八两装的“蓝带”啤酒，吃了整整一个打电话叫来、直径有十八英寸的香肠 pizza、半磅以上的炸蚕豆，上了实在不记得多少次的“一号”，才完成的一项我在穷极无聊、行动不便的情况下，灵机一动设想出来、自讨苦吃、利不利人待查，但绝不利己的工作。前有无如此笨的古人不得而知，但愿后无来者。

是件什么工作是我在穷极无聊、行动不便的情况下做的？而且不但做了，还要再花时间、精力写出来讲给你们听？而且连我这个惟一当事人都愿诚实地坦白说，这件工作，这篇东西，绝不会启发你们的心智，想要从这篇文章里探索人生奥秘、寻求世间一切问题的金钥匙的人最好就此打住，不必往下看了。看了的话，你们可能会发现不但人生没有什么奥秘，甚而世间一切问题，也不是一把金、更别提铁的钥匙可以解答的了。

事情是一九七八年七月二十二日星期六晚上十点半开始的。我刚从朋友家吃完饭，开车回家，在百老汇马路和西九十六街等红灯的时候，顺便在路边报摊买了一份一九七八年七月二十三日星期天版的《纽约时报》。那天晚上热得不得了，收音机上报告说是华氏八十九度。我在朋友家喝了一点酒，当时不觉得多，但就像行者武松喝了十八碗还要过冈一样，我也不认为有什么要紧，自己开车回家，路上并没遇见什么老虎，到家时，已经快十一点了，捧着足有四磅重的《纽约星期天时报》，爬了四层楼，进了公寓，先锁上门，开了灯（还是先开了灯，才锁的门？），将冷气机放到最大，然后从冰箱取出了冰块，配了一杯双份的“白牌加冰”，才半躺在沙发上看路上买回来的第二天的《星期天时报》。

那天的头条新闻是埃及的萨达特总统把以色列的比金总理称为中东和平道路上的“惟一障碍”，旁边还附有萨达特向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讲话的一张照片。其他头版国际新闻还有罗得西亚黑人游击队杀死了三十九个平民，自己却死了一百三十多；印度政府正式控诉甘地夫人去年竞选时违法。头版的国内新闻包括美国康州民主党宣布支持现任州长格拉索夫人连任；伊利诺伊州的一个监狱有六百名犯人暴动，杀死了三个守卫，放火烧了一个牢房，还押了两百多名警卫做人质。此外，还有一条对纽约市养狗的人、对所有的路上行人影响重大的新闻报道，就是，纽约市通过了一项法律，养狗的人在遛狗的时候要负责清理狗留下来的大便。从今年八月一号起，“犬废法”就开始生效，违反者，也就是没有清扫、捡起自己的狗的大便的狗主人，如果被当局，无论是警察，还是写不守法停车罚款单的 meter maid（查表女郎）捉住，如人、狗和狗废俱在，可以给罚上一百块美金。这是

所有纽约不养狗的居民近年来难得听到的好消息，任何在走路或过街时突然感到脚（无论是左脚还是右脚，但很少双脚）踩上了一堆软软的东西的行人，就可了解到这个“犬废法”是多么得人心的了。这大概是纽约的科区市长上任以来惟一的一项德政。我高兴地起身又为自己配了一杯双份的“白牌加冰”。

好，事情开始发展了。我才举起这杯双份，就（也许因为手湿）“叭”的一声掉在地上，酒、冰，洒了一地，酒杯也碎了。在我弯身清扫的时候，左脚大拇指给一小片眼睛都看不见的碎玻璃划了一道不深不浅的口子。这是星期天早上零时十五分。十分钟之后我上床，大约三十秒钟之后入睡，醒来时是早上十点四十。冷气还在响，收音机报告说今天还会热到九十多度，而且非常潮湿，可是不会下雨。我起来之后发现走路不太方便，一落脚就会压到有道口子的大拇指，勉强冲了杯咖啡，想到今天什么事也没有，外边又这么难受，便又开始翻《星期天时报》，看第一次看的时候没有看的文章（这就是第二次过滤，但不是在抓第一次的漏网之鱼，而是，有过这种经验的人就懂了，而是在消磨时间），又从第一部分“新闻版”，翻到第十部分，“旅游版”，也不知道有多少页，更不知道看了多少条消息……然后，就在这行动不便、穷极无聊的情况下，我突然（也许比不上头上挨了个烂苹果就突然猜出了地心有吸力那么突然，但也相当突然地）有了个启示，得了个灵感，好像禅师顿悟一样，在平静、单调的一九七八年七月二十三日，又闷又热又无事可做的纽约下城星期天中午，最大的头条新闻只不过是萨达特总统批评了比金总理，在我左脚大拇指一阵痛过之后，我问了我自己一个非常简单、非常基本的问题（我的老虎来了，只不过当时不知道），就是，这一份又厚又重的《星期天时

报》，到底有多少条消息？

我问了自己这个问题之后，没有浪费时间，马上查电话号码簿，找到了《纽约时报》询问处的号码，打了过去。接电话的是个女的，听我重复了三遍才明白我的意思，叫我等等，给我转到一位大概是值班的日间编辑吧。我又向他解释了三遍。他说他不知道，又说每版有每版的编辑，总编辑不在，而且他们不管广告，等等。然后，他顿了大约有三秒钟，给了我另一个电话号码，说不妨试试看，然后说“Have a nice day”，就挂上了电话。我于是又拨那个号码，响了三声之后有了个声音，一听就听出是录音，然后这个录下来的声音说（我记个大意）：什么才叫做犹太妈妈，让我告诉你，如果有個妈妈送给他儿子两件衬衫，一件格子的，一件条子的，第二天，儿子穿了件条子的，而这个妈妈说，你不喜欢那件格子的吗？这种妈妈就是个犹太妈妈。然后，这个录下来的声音说“Thank you for calling Dail-A-Joke. Have a nice day.” 我才发现《纽约时报》不知道是哪位可能和我一样无聊的值班（也许是个九十多度的阳光下跑了半天也没跑到任何消息的小记者）在无事可做的情况下把我这个有严肃问题的询问者当做是个开玩笑的捣乱分子，反开了我一个玩笑。好吧！泥人也有土性，我自己来，我虽然打不死我自己搞出来的这头无形老虎，但我要骑它。

首先，我要将一份厚达好几百页的《星期天时报》所刊载的一切东西分类，但也不能分得太细。我的目的不是想要知道它登了哪些或哪种消息，而是想要知道它究竟刊载了多少消息，是量的单位，而且不论长短。对我的目的来说，无论是头版的萨达特批评比金，还是“犬废法”，还是第二部分，“艺术和消遣版”关于中国内地艺术团纽约演出后的音乐评论，还是第三部分，“商业金融版”关于花旗银行

大力推销信用卡的头条消息，还是第十部分，“旅游版” 第一页所报道的关于廉价机票的成功给航空公司带来的麻烦和压力等，对我来说，都是相等的单位，也就是说，只要有标题，不管长短，不管内容，就是一个“单位”。因为是一则消息，提供的是一种数据，我现在将它命名为一个“数据单位”。于是一篇不足半页、介绍如何养育果树、如何给草坪浇水的文章，和下转了好几页的一篇介绍史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所”的文章，同样各算一个“单位”，同样都属于“数据”性的“单位”（我之所以不用“新闻单位”这个名词是因为如何浇水显然不是“新闻”）。然后这些“数据单位”所附的照片、插画、图表等，就成为“数据插图单位”。我这样做主要是设法将这样一份报纸自己出钱搞的报道性的文章、图画和别人出钱买的广告和图画分开。既然我称前一类为“数据单位”和“数据插图单位”，那我就将后一类称为“广告单位”和“广告插图单位”。这当中，从整页的电影广告（二十世纪霍士新出品，*The Driver*）或整页的酒广告（Chivas Regal）或整页的时装广告（Lord and Taylor）到只有三行字的卖车广告（七三年雪佛兰，四万八千英里，全部自动，V-8引擎，一千二百五十美元，电话 [212] 335-2642）都各算一个“广告单位”。而且我将《纽约时报》为自己登的广告，比如像“要登分类广告请打电话到 (212) 354-3900，上午九点到下午五点半”也算在内，因为这不仅是在做广告，哪怕是为自己做广告，而且，它占据了一块可以出售的篇幅。报纸的篇幅，和电视时间一样，都是钱。《纽约时报》的会计师们如何算这笔账我不清楚，但肯定是打进预算的。因此，我连《纽约时报》，虽然主要是为了填空而做的“善事”宣传也算在内，如“Help the Fresh Air Fund”，因为这类慈善广告所占的

篇幅所应收的费用数额大概是不用报税的。

但我当时还不完全知道我要进行的工作，不是说有多难，只要会数一、二、三、四……的人就会做，而是要花多少时间、精力，有多麻烦。我不到半小时就拟定好了方法和步骤，以为至少四个钟头，最多六个钟头就可以统计完毕，哈！这才是真正的知易行难。但即使是四个还是六个钟头，也要安排一下。我穿上衣服，出门到我那条街拐角的小杂货店买了一打“蓝带”冰啤酒（“白牌加冰”且等大功告成庆祝时再喝吧）、一条 Marlboro。外面热得、闷得、黏得连走路都觉得重得不得了，耳朵听见的是紧闭的窗户上突出来的冷气机的嗡嗡之声，脸上吹的是这些冷气机排出来的热风（典型的损人利己），头上掉的是这些损人利己的冷气机滴下来的水珠。我冲破了十面埋伏，过了五关（但无将可斩），上楼回家之后，在冷气机前面吹了足有五分钟的冷风才把汗给吹走。让你们外面走路的人吃点苦吧，该轮到我享受享受了。

我是下午一点十分开始的。按照我拟定的步骤，先从第一部分（这里我要为不是每个星期天都看《纽约时报》的读者稍微解释一下。中文报纸都是只有薄薄的几页，无论是港、台、内地，还是美国的中文报纸，通常是一版一页，或一页一版，下转第八版，其实就是下转第八页。所谓体育版其实也是体育页。而《纽约星期天时报》因为东西、资料太多，一版有的长达五十多页，短的也有二十几页。所以我指的第一部分，其实就是第一版，国际、国内、纽约州、纽约市的新闻版，共四十四页），我是先从第一版新闻版的第一页算起。为了自己方便，以英文字母 A 代表“数据单位”，B 代表“数据插图单位”，C 代表“广告单位”，D 代表“广告插图单位”，将每一页各单

位的数额记在各页之端（因此第三页对我来说就变成 A3, B1, C5, D5）。这样一页一页地数下去，等数完第一版时，虽然没有到筋疲力尽的地步，但手有点酸，脖子有点硬，而且发现喝完了两罐“蓝带”，时间用去了五十五分钟，但这还包括上一号、伸懒腰、抽烟、喝酒、转电台、接电话（我一律回答说有事明天谈，我在忙，就挂上了）。统计完第一版后，我作了一下加算，其结果真令我吃惊。我发现光是第一版，就有二百零八个“数据单位”、四十四个“数据插图单位”、一百四十五个“广告单位”、八十九个“广告插图单位”，而《星期天时报》有十版，难道我还要花上九个钟头才能把这件为达成我的目的而必须进行的最起码、最基本的工作完成吗？哈！我那时又何尝会想到等我十版全数完、算完的时候，已经是星期一清晨三点半了。

接着是第二部分，“艺术和消遣版”。我平常看《星期天时报》有平常的习惯和次序，但这次不一样，我是有件工作要做，结果发现这一天《时报》第一版第一页的目录所注明各版的次序，与实际的次序略有出入，如目录上说第四部分是“体育版”，而“体育版”上却标明它是第五部分，但我是按照各版首页所标明的次序数下去的。“艺术和消遣版”的“数据单位”最多，因为这一版内有服务性的文娱节目介绍，这不算是广告，是免费服务的，比如说，“艺术和消遣指南”一栏，就占满两整页，其中介绍纽约和附近地区上演的戏剧，电影，舞蹈，歌剧，古典、爵士、流行和摇滚音乐会，画展，摄影展，诗朗诵，无线电台的特别节目，本周首次演奏的音乐会等。另外还有两整页这个星期天至下个星期六，七天的电视节目表。但我只把每一天的节目算是一个单位，其他的电影、戏剧、歌剧广告，无论是面积占满一整页还是方圆仅一平方英寸，无论是电影公司还是戏院出钱登

的，则一律并入“广告单位”。

我这时已经开始有点烦了，但咬牙数完第三部分“商业金融版”。第一版的“数据单位”不多（二十七），插图也不多（一共才二十二），但各大小公司应聘各种专家、技术人员的广告可不少（一千七百一十四），从国际电话电报公司找雷达工程师、Sony 要雇广告经理，到 Xerox 公司应聘电机、机械工程师，以及一些不太知名的小公司需要一个出纳或会计师等，其中多半都注明“我们是个均等就业的雇主”（意思是说，红、黄、蓝、白、黑来申请都可以），“男女兼收”。这些都还容易数，因为每个广告占的面积比较大，后面几页的“生意栏”就相当麻烦了，一页就有四百多条，卖加油站的、卖汽车旅店的、卖酒铺的、卖旅行社的，还有找人投资买电影院的（宣传文字相当吸引人“……只要出五万美元，你就算是电影圈的人了”），这些广告给人的感觉好像是你不买他的生意，你不同他合伙，那你就一辈子也别想发财了。

第四版“每周评论”、第六版（星期天杂志）和第七版（书评）算的时候并不太苦，至少以喝啤酒的罐数来衡量的话，三版才四罐。但第五版（体育）可讨厌了，其他三个单位都还可以，但“广告单位”是我到目前为止最多的一版（两千七百七十三），卖马、卖马房、卖马场，卖狗、卖猫、卖鹦鹉，卖船（帆船、游艇）、卖船坞，但绝大部分是卖车，私人卖、车行卖、汽车公司卖的广告，多得（不能说是不计其数，因我的工作就是要计其数），而是多得确确实实使我体会到“What's good for General Motors is good for America”，无论是正面还是反面的意思。有当古董卖的宝贝车，有最新的林肯、凯迪拉克，有舶来品（英国、日本、法国、西德、意大利、瑞典），有美

国三大汽车工厂五花八门的款式，你所想到的都有了，你所想不到的也都在了，只看能花得起一百还是一万而已。

一百还是一万？和我有什么关系？我到现在还没吃饭。想一想，果然不错，今天只喝了两杯咖啡、半打啤酒，抽了一包烟，是有点饿了。我突然想吃台北安东街四百巷推车卖的馄饨面，但想到就是在台北，才下午五点，那个老头儿和他十六岁的孙女儿也还没有上街（而且也无街可上了，听说安东街四百巷给拆了），于是便打了个电话叫街头那家小店，点了个大号香肠 pizza、半打“蓝带”，等了才十五分钟就送来了，一共连小费才六块钱，开了电视，一看是我的老朋友矮冬瓜和高脚七（Abbott and Costello）的老电影，高高兴兴地休息了差不多半小时。但一面吃、一面喝、一面看的同时，不忘工作，利用电视做广告的时间，算完了第十版（旅游），还看完了第一次看报的时候错过了的一篇文章，里面一开头就说，美国国务院估计今年有一千万个美国人到世界各地旅行，估计其中至少两万五千个人的护照丢掉，至少数以千计的人会搞到身上不名一文而流落在异乡，等美国驻在世界各地大小都市的领事馆帮忙，会有三千个人因犯了外国某些法律给逮捕，关了起来，而且（这里面的数字可能有误）会有一万个美国人死在外国。这似乎有点令人难以相信，可是想到美国今年有一千万人出国游玩，这只不过才千分之一，又似乎是不但可能，而且还相当合乎常理，否则中国人就不会在有人远行的时候说“一路平安”了。死了千分之一是抽象的，死了一万个人是实在的，百分比啊百分比，不管你有多少好处，但你也害人不浅！

我现在只剩了两个最麻烦的部分“房地产”和“就业”（也就是中文报刊的人求事、事求人）。我先搞“房地产”，因为这一版还有